

劳凡书写

铁笔
书法

徐志摩
爱情书信日记选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晏开祥
封面设计：周继宏



徐志摩爱情书信日记选
钢笔书法

劳凡书写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成都盐道街3号）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计经委机关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mm 1/16 印张：7.125

1990年3月第一版 1990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0册

ISBN7-5411-0604-6/I·572 定价：2.95元

劳凡书写

钢笔
书法

徐志摩
爱情书信
日记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前 言

徐志摩是我國現代著名詩人，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留下了輝煌的一頁。不僅他的詩篇為讀者所喜愛，他與陸小曼的戀愛婚姻生活也成為文壇佳話。徐志摩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飛機失事不幸遇難後，陸小曼將徐志摩一九二五年給她的書信和日記匯集出版了《愛眉小札》一書，這些書信和日記記錄了他們之間坎坷的愛情，感情真摯，文筆優美。現抄錄其中部分書信和日記，既供讀者練習鋼筆字，又可作為文學作品欣賞揣摩，相信一定能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。

勞 凡

小曼：

這冤枉是太慘了，怎叫我愛你的不難受，假如你這番深沉的冤曲有人寫成了小說故事，一定可使千百個同情的讀者滴淚，何況今天我處在這最尷尬最難堪的地位，怎禁得不咬牙切齒的恨，肝腸迸裂的痛心呢？真的太慘了，我的乖，你前生作的什麼孽，今生要你來受這樣慘酷的報應？無端折斷一枝花，當真是殘忍的行為，何況這生靈的糟蹋——一個最美最純潔最可愛的靈魂。真是太難了，你的四圍全是銅牆鐵壁，你沒有翅膀也難飛，咳，眼看著一只潔白美麗的稚羊在那滿面橫肉的屠夫舉著利刀向著她刀：見血的蹂躪謀殺——旁邊站著不少看客，那羊主人也許在內，不但不動憐惜，反而稱贊屠夫的手段，好像他們都挂著饕餮想分嘗美味的羊羔哪！咳！這簡直的不能想，實有的與想像的悲慘的故事我也聞見過不少，但我愛，你現在所身受的却是誰

都不曾想到过，更有谁有胆量来写？我倒劝你早些看哈代那本 JUDE THE OBSCURE 吧，那书里的女子 SUE 你一定很可同情她，哈代写的结果叫人不忍卒读，但你得明白作者的意思，将来有机会我对你细讲。

咳，我真不知道你申冤的日子在那一天！实在是没有一个人明白你，不明白也算了，一班人还来绝对的冤你，阿唔，狗屁的礼教，狗屁的家庭，狗屁的社会，去你们的，青天里白白的出太阳，这群人血管的水全是冰凉的！我现在可以放心对你说，我腔子里一天还有热血，你就一天有我的同情与帮助；我大胆的承受你的爱，珍重你的爱，永保你的爱，我如其凭爱的恩惠还能从我性灵里放射出一丝一缕的光亮，这光亮全是你的，你尽量用吧！假如你能在我的人格思想里发现有些须的涵养与温暖，这也全是你的，你尽量使吧！最初我听见人家诬蔑

你的時候，我就熱烈的對他們宣言，我說你們听着，先前我不認識她，我沒有權利替她說話，現在我認識了她，我絕對的替她辯護，我敢說如其女人的心曾經有過純潔的，她的就是一個。現在更進一層了，你听着這分別，先前我自己彷彿站得高些，我的眼是往下望的，那時候我憐你惜你疼你的感情是斜着下來到你身上的，漸之的我覺得我的看法不對，我不應站比你高些，我只能平着看你。我站在你的正對面，我的泪絲的光芒與你的泪絲的光芒針對的交換着，你的灵性漸之的化入了我的，我也與你一樣覺悟了一個新來的影響，在我的人格中四布的貫徹；現在我連平視都不敢了，我從你的苦惱與悲慘的情感里憬悟了你的高潔的靈魂的真諦，這是上帝神光的反映，我自己不由的低降了下去，現在我只能仰着頭獻給你我有限的真情與真愛，掣取我的驚訝與贊美。不錯，勇敢，胆量，怕什麼？前途當然是有

光亮的，没有也得叫他育。一个灵魂有时可以看到最黑暗的地狱里去游行，但一点神灵的光亮却永远在灵魂本身的中心点着——况且你不是确信你已经找着了你的真归宿，真想望，实现了你的梦？来，让这伟大的灵魂的结合毁灭一切的阻碍，创造一切的价值，往前走吧，再不必迟疑！

你要告诉我什么，尽量地告诉我，像一条河流似的尽量把他的积聚交给无边的大海，像一朵高爽的葵花，对着和暖的阳光一瓣一瓣的展露她的秘密。你要我的安慰，你当然育我的安慰，只要我育我能给；你要什么有什么，我只要你做到你自己说的一句话——“FIGHT ON”——即使你在得到最后胜利之前碰着了不可躲避的死，我的爱，那时你就死，因为死就是成功，就是胜利。一切有我托，一切有爱托。同时你努力的方面得自己认清，再不容丝毫的含糊，让步牺牲是育的，但什么事都有个限度，有个止境；你达

样一朵希有的奇葩，决不是为一对不明白的父母，一个不了解的丈夫牺牲来的。你对上帝负有责任，你对自己负有责任，尤其你对于你新发现的爰负有责任，你已往的牺牲已经足够，你再不能轻易糟蹋一分半分的黄金光阴。人间的关系是相对的，应职也有个道理，灵魂是要救度的，肉体也不能永远让人家侮辱蹂躏，因为就是肉体也是含有灵性的。

总之一句话：时候已经到了，你得 ASSERT YOUR OWN PERSONALITY。你的心肠太软，这是你一輩子吃亏的原因，但以後又再不能过分的含糊了，因为灵与肉实在是不能绝对分家的，要不然 NORA 何必一定得抛弃她的家，永别她的儿女，重新投入渺茫的世界里去？她为的就是她自己人格与性灵的尊严，侮辱与蹂躏是不应得容许的。且不忙慢「的来，不必悲观，不必厭世，只要你抱定主意往前走，决不会走过头，前面有人等着你。

以後的信，你得好好的收芒起來，將來或許有用，
在你申冤出羣的將來，但暫時決不可洩漏，切之！

摩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日

二

小龍：

你知道我這次想出去也不是十二分心願的，假定
冬翁的信早六個星期來時，我一定絕對無顧慮的想法
走了實事；但我的胸坎間不幸也有一个心，這個脆弱的心
又不幸容易受傷，這回的傷不瞞你說又是受定的了，所
以我即使走也免咬一咬牙出忍着些心痛的。這還是關
於我自己的話；你一方面我委實有些不放心，不是別
的，單怕你有限的勇氣敵不過環境的壓迫力，結果你
竟許多步不免明知故犯，該走一百里路也許只能走滿
三四十里，這是可慮的。

龍呀：你不知道我怎樣深刻的期望你勇猛的前進，

怎樣的相信你確有能力發展潛藏的天賦，怎樣的私下禱祝有那一天叫這淺薄的惡俗的勢利的“一般人”閉着眼驚訝，閉着眼慚愧——等到那一天實現時，那不僅你的勝利也是我的榮耀哩！聰明的小曼：千萬爭這口氣才是！我常在身旁自然多少於你有些幫助，但暫時分別也有絕大的好處，我人去了，我的思想還是在着，只要你能容受我的思想。我這回去是補足我自己的教育，我一定加倍努力吸收可能的滋養，我可以答應你我決不枉費我的光陰與金錢，同時我當然也期望你加倍的勤奋，認清應走的方向，做一番認真的功夫試，我們总要隔了半年再見時彼此無愧才好。你的性情固然不同，但你如果真有深切的覺悟時，你的生活習慣自然會得改變的，我信下也能多少幫助你。

我並不願意做你的專制皇帝，落沒叫你害怕討厭，但我真想相當的駕馭着你，如其你過分頑皮時，我是要打的吓！有一件事不知你能否做到，要你當作日記

写，不仅记你的起居等々，並且记你的思想情感——
能寄给我当然最好，就是不寄也好，留着等我回来时一
总看，先生再批分数，你如其能做到这点意思，那我就
高兴而且放心了。同时我当然有信给你，不能怎样
的密，因为我在旅行时怕不能多写，但我答应造我一
路感到的一部分真切思想给你，总叫你得到了我的消
息，至少暂时可以不觉寂寞，好不好，曼？关于遊历方
面，我已经答应做《现代评论》的通讯员，大概我人
到眼到的事物多少总有报告，使我这里的朋友都能分沾
我经验的利益。

顶要紧的是你得拉紧你自己，别让不健康的引诱
摇动你，别让消极的意念过分压迫你，你要知道我们
一辈子果然能真相知真了解，我们的牺牲，苦闷与努
力，也就不算是枉费的了。

摩 三月四日

三

龍：

我的肝腸才斷了，今晚再不好之的給你一封信，再不把我的心給你看，我就不配愛你，就不配受你的愛。我的小龙呀，這實在是太難受了，我現在不愿別的，只願我伴着你一同吃苦——你方才心頭一陣之的作痛，我在旁邊只是咬緊牙關閉着眼替你熬着，龍呀，讓你血液里的討命鬼來找着我吧，叫我眼看你这样生生的受罪，我什么意念都變成灰了！你吃現解之的苦是真的，叫我怨誰去？

離別當然不是你今晚引酒的大原因，我先前只怪我自己不留意，害你吃成這樣，但轉想你的苦，分明不全是酒醉的苦，假如今晚你不喝酒，我到了相當的時刻得破着頭皮對你說再會，那時你就會舒服了嗎？咳，你自己說的對，頂好是醉死了完事，不死也得醉，醉了多少可以自由發洩，不比死悶在心窩里

好嗎？所以我一想到你橫豎是吃苦，我的心就破了。我只恨你不該留這許多人一起喝，人—多就糟，要是單是你與我對喝，那時要醉就同醉，要死也死在一起，醉也是一體，死也是一體，要哭讓眼淚和成一起，要心跳讓你我的胸膛貼緊在一起，這不是在極苦里實現了我們想要的極樂，從醉的大門走進了大解脫的境界，只要我們靈魂合成了一體，這不就滿足了我們最高的理想嗎？

啊我的龍，這時候你睡熟了沒有？你的呼吸調勻了沒有？你的靈魂暫時平安了沒有？你知不知道你的愛正在含著兩眼熱淚在這深夜里和你說話，想你，疼你，安慰你，愛你？我好恨呀，這一層的隔膜，真的全是隔膜，這彷彿是你淹在水裏掙扎著要命，他們卻擲下瓦片石塊來算是救渡的，我知道我的龍見的心坎兒只嚷著“我冷呀，我要他的熱胸膛偎著我，我痛呀，我要我的他摟著我，我倦呀，我要在他的手臂內得到我最想求的安息與舒服！”——但是實際上我只能站在一旁，我

稍微的一帮助就受人干涉，意思说“不劳费心，这不关你的事 请你早去休息吧，她不用你管！”哼，你不用我管！我这难受，你大约也有些觉着吧！

方才你接連了叫着，“我不是醉，我只是难受，心里只是苦，”你那话一声，像是钢铁锥子刺着我的心：愤，慨，恨，急的各種情緒就像潮水似的湧上了胸口；那時我就覺得什么都不怕，勇氣像天一般的高，只要你一句話說出口什麼事我都幹！為你我拋棄了一切 只是本分為你我，還顧得什麼性命與名譽——真的假如你方才說出了一半句着邊際着顏色的話，此刻你我的命運早已變定了方向都難說哩！

你多美呀，我醉後的小龍，你那慘白的顏色與靜定的眉目，使我想像起你最後解脫時的形容，使我覺着一種逼迫贊美崇拜的激震，使我覺着一種美滿的和諧——就我的至愛，將來你永訣塵俗的俄頃，不能沒有我在你的最近的旁邊，你最後的呼吸一

定得明白報告這世間你的心是誰的，你的愛是誰的，
你的靈魂是誰的！龍呼，你應當知道我是怎樣的愛
你，你占有我的愛，我的靈，我的肉，我的“整兒兒”。
永遠在我愛的身旁旋轉着，永遠的纏繞着，真的龍，
你已經激動了我的痴情。我說出來你不要怕，我有
時真想拉你一同情死去，去到絕對的死的寂天里去實
現完全的愛，去到普通的黑暗里去尋求唯一的光明——
咳，今晚要是你有一杯毒酒在旁，此時你我竟許早已
在極樂世界了。說也怪，我真的不沾惡這形式的生
命，我只求一個同伴，有了同伴我就情愿飲之的瞑目；
龍，你不是已經答應我做永久的同伴了嗎？我再不
能放松你，我的心肝，你是我的，你是我這一輩子唯
一的成就，你是我的生命，我的詩；你完全是我的，
一個細胞都是我的——你要說半個不字叫天雷打死
我完事。

我在十幾分鐘頭內就要走了，丟開你走了，你怨我